



青 青

夜深了。隨著時間的飄逝，帶來了寧靜的夜，也為人們帶來了甜蜜的幻夢，大地的沈寂，這麼和諧，這麼安詳，這麼寧靜。除了壁上的老鐘，仍搖擺著蹣跚的步伐，緩緩地走著，剩下的就是善解人意的月兒和默坐在書桌前的我。柔和的月光，美化了一切景物，也由窗口灑入，在房中鋪上一層銀色的地毯，處在這充滿詩意的世界裏，我的思維，不自覺地跌入了記憶的深淵裏。

久在未知的世界裏，逸帆的心裡便存有千越的美。這樣的心裡狀況下，不由得使他感到其他萬事萬物的難以接受，他否定了一切其他美的存在，拒絕建立其他的價值觀。帆兒雖然超越時空地認同了千越，並曾認為已擁有了她但冷酷的事實是：逸帆並沒有真正揚起帆兒飄向天邊的那一方。因此帆兒的存在與千越的美，其隔絕又是何等之遠！似虛幻不可把握的事物，果真以一種確切、可以把握的事實形態而存在時，那麼，它必定無法承受現實壓力，想必早就崩潰了吧？最後剩下的一也就是逸帆所得到的一唯一的虛幻。然而，望著車窗透明的美麗小姐的影子，經過一番冷靜理智的沈思奮鬥後，露出了會意微笑的帆兒，又恢復了往日的神采。

又是一個美麗的黃昏，我又獨坐在這濶別已久的月台尾端，口中不經意地哼著 Simon 的 home-ward bound，二條映著夕陽的平行線依然那樣醉人，由那向北延伸，至到那熟悉的老家，嘈雜的人群，古老的日式建築、墨綠的長列鐵皮……，一切都沒有變，一切都沒有變，一切仍是那麼友善、那麼的熟悉，除了那隻充滿矛盾，急却回籠的脫籠之鳥，羽毛已被淚水浸得失去了往日的斑斕——無

翼。

隨著由緩而急的車輪聲，那熟悉的月台逐漸變小，變成一點，至於消失……，一年多來，兩條平行線送來了雄心勃勃的脫籠之鳥，如今疲乏的送回一隻創傷心靈的倦鳥，錯了，即使擺脫了家庭，也飛不出天地間那良知的大籠，我不屬於那個喧囂的複雜世界，我是那個寧靜的、綠色的、小山城的一分一寸……。——野野——

成長，是一種苦澀的象徵嗎？它不是生命過程的沈重負荷，却是導向光明璀璨的階梯；理想，雖然有時飄渺虛無，却是衝破現實瓶頸的原動力；我們勇敢的跨出了一大步，跨出了批評者的自我侷限，準備接受挑戰，接受批評。當第十七個雨季的六角形結晶，在灰濛的穹蒼迴旋降下時，我們開始了生命真諦的探尋。

生命的起點在那裏？生命的終點又何覓。花兒開了又凋謝，草兒生長，又枯萎！生命的起點和終點相距有多遠，是花開花謝的一瞬！是生長枯萎的一刻，生命乃是有恆的追尋，追尋的永恆。耶穌說：我來，為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